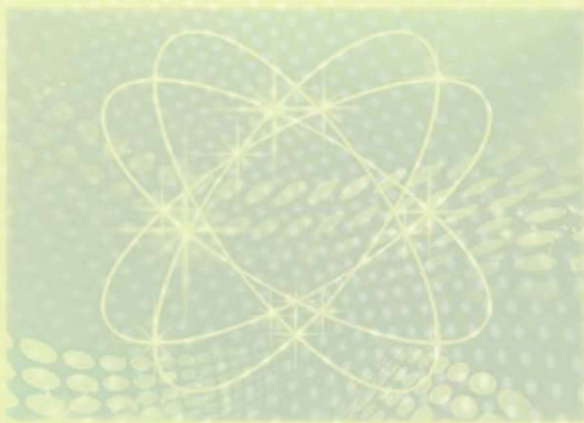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是农民
——王发财成才记



目 录

第一章 暴风骤雨扑不灭的精神烈焰

- ◎第 一 节 厄运从小降临 但绝不屈服于命运001
 - ◎第 二 节 辍学不辍志 书本成了精神食粮013
 - ◎第 三 节 建筑工地做小工 汗水与梦的交织025
 - ◎第 四 节 边打工边继续自学 灾难突来离家出走028
 - ◎第 五 节 找工作误入黑中介 装卸队里右手指被砸断032
 - ◎第 六 节 断指不断梦 从消沉中走出034
 - ◎第 七 节 昼夜读书与时间赛跑 绝食抗议最终病倒035
 - ◎第 八 节 店内勤杂工 再低微的工作也会换来尊重037
 - ◎第 九 节 底层打工频受辱 不屈服的心向上生长041
 - ◎第 十 节 披星戴月做洗车工 卖猪头肉感受小贩辛酸046
 - ◎第十一节 残酷生存与竞争 无经验被骗血本无归050
 - ◎第十二节 文字市场化 作品遍地开花053
-

第二章 伸来橄榄枝 梦想起航第一站

- ◎第 一 节 凭小学文凭破格招入杂志社060



◎第二节	自卑的心 只有拼命学习	066
◎第三节	没有安全感 被末位淘汰机制压垮	068
◎第四节	抑郁症袭来 人生进入无尽灰暗	071
◎第五节	勇敢爬起来 战胜内在自我	075
◎第六节	邂逅爱情 别人眼中的“坏女孩”	078
◎第七节	毅然决然辞职 为爱走天涯	083

第三章 沦落异地他乡 生命再放色彩

◎第一节	为爱苦守尝苦果 跌进背叛的泥潭	086
◎第二节	漂泊异乡沦落湖南 饱受欺凌再次抑郁	089
◎第三节	年关寄人篱下	092
◎第四节	战胜内心自我 点燃生命希望	094
◎第五节	应聘省报记者 用双脚跑新闻	095
◎第六节	收获真爱 用歌声打动女大学生	098
◎第七节	为爱走天涯 北上首都寻梦	102

第四章 患难与共 北漂爱人扎根北京

◎第一节	地下室 四合院 我们的梦想很简单	106
◎第二节	发传单 刀削面 我们的爱情很幸福	110
◎第三节	爱情滋养抑郁康复 重生的生命大放异彩	113
◎第四节	为梦想 再振作 越艰辛越能催生潜能	115
◎第五节	我是独立新闻人 照样采访大明星	119

◎第六节 告别债务 融入北京文化圈子	121
◎第七节 从个人蜕变组建“民间通讯社”	124
◎第八节 筹办撰稿人发展大会 大家一起求发展	126

第五章 做公益帮助他人 陷入窘境转行经商

◎第一节 摸着石头过河做公益	130
◎第二节 无钱无人无资源 能帮助他人是最大动力	133
◎第三节 全心投入陷入窘境 被迫退出	135
◎第四节 再开撰稿人大会	137
◎第五节 撰稿行业让人担忧 免费培训寄望后继有人	139

第六章 平民婚礼感动全国 小两口 说相声诠释幸福

◎第一节 给爱人特殊的婚礼 做我最幸福的新娘	143
◎第二节 网上秀幸福被编导看上 安徽卫视夺大奖	147
◎第三节 发挥娱乐天赋 成立小两口相声俱乐部	149
◎第四节 组建街舞团 小两口的日子与金钱无关	153

第七章 找准定位重新蜕变 边做公益边经商

◎第一节	自认为无所不能的我	156
◎第二节	世上最疼我的人去了 停下脚步思考人生	157
◎第三节	学习做减法 重新定位自己	162
◎第四节	回到起点 学习领导力	164
◎第五节	集众人之力 公益事业再起航	166
◎第六节	成功无大小 帮助他人是最大快乐	167

附：各时期部分发表作品

◎小小说	172
◎散文随笔	177
◎诗词	181
◎杂文评论	184
◎故事	187
◎感悟美文	189
◎“爱报道工作室”深度新闻报道：公民社会	193
◎“爱报道工作室”深度新闻报道：公益慈善	214
◎“爱报道工作室”深度新闻报道：名人访谈	243
◎剧本	260
◎后记	271

第一章 暴风骤雨扑不灭的精神烈焰

第一节 厄运从小降临 但绝不屈服于命运

记忆中的乡村落后而又贫瘠，地处长白山脚下，四面环山，只有一条羊肠路通向远方。这里四季分明，大半年的时间里，人们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而另外的小半年，整个乡村都安静下来，大家猫在屋子里的热炕头上，男的聚在一起打着纸牌搓麻将，不时聊聊男女被窝里的那点事儿；媳妇们则絮絮叨叨唠着村子里的家长里短，有时哪怕是长年累月地重复说着同样的事情，也不厌烦；偶尔发生一点新鲜事，立刻就变成炸开锅的大新闻，在整个乡村传得沸沸扬扬，有的新闻甚至可以议论上一年。而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我们这个破败的家，总是免不了成为议论的焦点。

1991年夏天，我9岁。

一天，我和姑姑家的表姐一路笑闹着跑回家，我们刚刚在田野里抓到一只青蛙，活蹦乱跳的，一推开门，就看到一个模样俊俏的女人朝我微笑着，一旁的父亲换了新衣裳，笑容也格外舒展。

“发财，叫姨！”父亲坐在炕头上，似乎心情很好。

手中的青蛙拼命挣脱着，我这才想起手中的小生命，从柜子里找出一个大玻璃瓶子，飞奔着跑出屋去。

这是母亲去世以来第一次有陌生女人来家里，不久以后，这个模样俊俏的城里女人成了我的继母。

我出生在吉林省浑江市（现改为白山市）一个名叫上甸子的贫瘠山村，祖父当年带着奶奶，从山东临沂闯关东来到东北。祖父和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。我在父亲、奶奶还有叔叔的宠爱下生活着。

叔叔是村里出了名的酒鬼，经常喝得烂醉如泥，耍酒疯耍到半夜。奶奶那时疾病不断，一家人的生活都靠父亲在村里卖豆腐维持。

父亲一米七的个头儿，任劳任怨挑起家庭重担，早年在村里当过生产队队长，威望和口碑在村里都很好，凭他的能干，家里倒也安康。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，一家人都非常疼爱我，在爱的呵护下我快乐地成长。

当时我有个已经出嫁的姑姑，一下子生了六个表姐和一个表哥。因为养不过来，奶奶和爸爸就时不时地把姐姐们抱到我家里帮忙养，我经常和表姐们一起在村前的草地上抓青蛙、追蝴蝶；一起跑到大山上采满山的野花……

这平静幸福的生活在继母到来以后改变了。

和大多数组合家庭的孩子命运类似，我们家的母子关系并不是那么融洽。我对继母有种抵触心理，而继母又急于管教驯服我，慢慢就酿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。我不愿听她的话甚至与她对抗，这让继母很恼火，开始近乎苛刻地对待我。

继母是城里人，什么农活和家务活都不会干，她不喜欢院子里的鸡粪鹅粪，也讨厌庄稼活，她的娘家是“住在楼里当干部的”，城里的灯红酒绿，她早已习惯。

父亲承担着家里所有的重担，一般很少在家。继母绝不允许我昏天黑地地跟村里一帮孩子野，她要求我每天必须要很早就起床干家务活，扫院子、扫地、刷碗，打满一大缸水。别的活都还好，对我压力最大的就是压水井。水井在豆腐房里，有我一个人那么高，

压井柄更是高我一头，瘦小的我要跷起脚才能握住，然后用尽全身力气用力压，往往压一会儿，浑身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一大缸水起码要压两个多小时，我常常怀疑那黑压压的水缸是个无底的洞穴，一桶又一桶的水倒进去，一阵响以后还是只能看到一片黝黝的黑，这水缸就那么张大嘴沉闷着，似乎要吞掉我童年所有的快乐。为了逃避压水井，我往往偷偷地跑出去或者跑到隔壁叔叔和奶奶那里。

继母本来就不喜欢那个成天醉酒的小叔，嫌弃他三十好几还不立业不娶妻。自古婆媳不和，体弱多病的奶奶和继母则更是争吵不断。

于是，几次家庭战争后，奶奶和叔叔最后和我们分了家。原本一个大院落，中间竟然横起了高高的篱笆，醉鬼小叔和多病的奶奶被隔在篱笆的另一边。

当我做错事或者和奶奶、叔叔过分亲近的时候，继母就会痛骂我一番，气极时甚至会拿着棍子追着我打。我是奶奶的心肝宝贝，奶奶气不过就护着我，婆媳间的战争不休不止，等到父亲回来后，奶奶就告继母的状。这样，家里的战争两到三天一次，而我往往成了父亲和继母战争的导火索。

刚开始，全家人都非常袒护我，这让继母倍感委屈。父亲不在家后，她就故意找我的麻烦，给我定了一堆的规矩，我稍有不慎就招到谩骂，有时还被罚不让吃饭，我常常跑到奶奶那里填饱肚子，一道篱笆成了家庭战争中的汉界楚河。

每次吵架，父亲都会主动败下阵来，而继母则有些歇斯底里，先是站在院子里骂一家人，然后气不过又跑到村前头的马路上。骂完后就开始走村串巷挨家挨户地说老王家怎么怎么欺负她，养个狗崽子一家人都护着！

进入腊月的冬季格外冷，风如刀子般刮在人脸上。积雪总是越积越厚，压抑着乡村的躁动。这时的雪下得非常肆虐，似乎想要压

倒一切，把整个乡村都盖在身下，一大清早，懒散的人也不得不拿起清雪工具，清扫掉压在道路上的积雪，可不管怎么清除，人也无法和这雪较劲。你刚清除，它就又紧跟着下厚厚一层，几场雪下来，人们干脆任凭它下个够，到时再彻底清除一回。但不管怎样，严冬的夜晚是属于雪的，有风做伴，人们早早就都躺下，有时安静得只能听到风的呜咽和夜的喘息。但继母与父亲的无休止争吵往往会从第一声狗吠开始，让蜷曲在被窝里的人，一下子来了兴致，都侧着耳朵听着吵架的主题和内容，有时自家狗叫声太大，就呵斥两声，但狗往往叫得声音更大，很多人没听清，第二天就拉着继母，问一些遗漏的细节。渐渐地，村里的女人们和继母像是达成了某种协议和同盟，每次只要我家里吵完架，就开始挨家串门，把所有细节从头讲到尾……

家中的战争是没有任何征兆的，随时随地，几乎每天都有。任何事情和因素都可以成为导火索。那时，寡居多年的奶奶身体和精神状态很不好，不能太动气，家里人从来都对奶奶毕恭毕敬，唯有继母在和父亲的争吵中敢于挑战权威，并且对奶奶不屑一顾。奶奶很老实，但一股火上来也和继母对骂起来。当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，父亲会毫不犹豫站到奶奶一边，结果可想而知，这只能激发继母更大的吵闹。

但继母走后，家里的战争并没有停止，奶奶一场争吵下来，癫痫病复发，不仅满口胡言乱语，而且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光着脚满院子跑，父亲、小叔和村里赶来的人，几个人摁住才能平息。奶奶的一场病下来，往往会把姑姑一家都惊动，姑姑、姑父、表姐们都赶来了，父亲马上成为全家攻击的对象，委屈的父亲得不到家人的理解，就又转向去寻找回到娘家的继母，而奶奶则被孝顺的姑姑接到家里疗养。

无休止的战争，让我变得无论做事还是说话都谨小慎微，生怕出一点差错再次引来一家人的战争。于是，我一下子变成了个听话的孩子，继母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从早晨起来，开始扫地、扫院子、

洗碗，中午打水烧水，下午去豆腐房帮忙，包括一天三顿喂猪……小伙伴们来找我玩，我也不敢再出去，乖乖地只想讨她喜欢。但事情没我想象得那么好，无论我怎么做，都会遭到莫名的指责和谩骂。我只要一哭，继母就厉声责备我必须憋回去。有几次我委屈得憋不住哭出了声，继母就拿起扫帚追着我打。

有一次我感冒很严重，半夜总咳嗽。第二天，继母就冲我发火：“你给我老老实实干活，别给我装病，晚上再咳嗽小心我揍死你！”当天夜里，我难受得无法入睡，半夜11点了，我忍不住咳嗽一声，沉睡的父亲翻了下身，继母赶紧厉声地小声指责：“你是不是想死？赶紧给我憋回去，再咳嗽你明天等着瞧！”我泪水模糊了双眼，不敢再咳嗽一声，当咽喉想要咳嗽的时候，我就用力把痰咽回去，实在咽不回去的话，我就用力压抑着喘粗气，一夜都无法入睡。

我没有任何自由的空间，务必要保证自己始终在继母的视线和可控范围内，什么事情都和她汇报，只要没按照规定做必然遭到谩骂。而且继母对我不满和发怒有个信号，只要她眼睛一瞪，我就明白，可能我又做错了，如果我不妥协或者越过栅栏去奶奶那边，那必定引来一场她和父亲的争吵。

那时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在受到继母的责骂和屈辱的时候，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的大石头上，望着远处的一个山头。那个山头在村里被称为“死人沟”，埋葬着村里大部分死去的人。

那片叫“死人沟”的地方在村口的东面，在一片绵延起伏的大山中间，沟壑很深，像是有人拿着一把钢刀要把大山劈成两半，劈到一半的时候，看着大山不断涌出的泪水，上帝不忍心就停了手。于是，有一条小溪流长年累月地从沟壑中间流过。可能是村里人觉得这里的风水五行比较好，在沟壑的两边，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大大小小的坟茔。这片“死人沟”是我们孩子们心中的禁地，小时候经常看很多披麻戴孝的人抬着人到那里后就消失了。我们小孩子有时总把“死人

沟”假想为通向阴间之地。在村里会讲故事的老人那里，“死人沟”有时也被绘声绘色地穿插进去，并且衍生出各种孤魂野鬼的故事……

关于生母，我只是从奶奶和村里长辈的口中听到一些零星的信息，我刚出生不久，我的生母和父亲吵架，因为赌气喝下了卤水，没想到却因此致命。在奶奶的印象中，我的母亲是个温良的慈母，她对我非常疼爱，不论是种地还是做家务活，走到哪里都把我背在身后，就是一时犯傻撇下了孤零零的孩子就走了。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，除了对生母这点唯一的模糊印象以外，就只知道她在另外一个叫“死人沟”的遥远世界。

在我有限的认知世界里，我常常天真地认为生母并没有离开世界，而是“死人沟”的孤魂野鬼。因此，虽然我认识生母的坟茔，但每每父亲带我去上坟我都非常害怕，战战兢兢地躲在父亲后面。

但委屈的时候，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坐在院门口或村口前面的草地上，静静地望着那个方向默默地流眼泪。我心里对这个毫无印象的生母有着深深的怨恨：“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撇在这里？为什么就这样不管不顾地走了？”

我常常对着“死人沟”的方向一望就是几个小时。刚开始继母并不知道我的心思，久而久之，继母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开始在言语中展开了新的谩骂：“你天天就瞅你那个死妈？告诉你吧，你根本不是你妈亲生的，你是你爸买来的，你亲妈是精神病，在精神病院。你亲爸是杀人犯，现在还在监狱里。”这些话几乎让我一下子陷入崩溃，继母谩骂着告诉我“秘密”的时候，往往很小声，而且一定是一家人都不在家的時候。

刚开始，我根本不当真，觉得继母简直是在说瞎话。如果我是买来的为什么奶奶和爸爸不告诉我？但我不敢问家里人，我害怕万一这是真的，那我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，因为小小年纪的我，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。

我本以为继母会保守这个“秘密”，但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个事情

很快在村里小朋友中传播开来。我们屋后有一户邻居，家里有三个和我同龄的女孩，她们有一阵子经常由妈妈带着来我家串门，我因此有机会和她们一起玩。但有一天，她们突然疏远了我，当我主动去找她们玩的时候，姐妹三人竟然手拉着手嘲笑我：“你不是你妈亲生的，你是买来的，我们不跟你玩！”

我泪如泉涌，那一刻，我几乎绝望。我恨透了我的继母——一个不能为我保守秘密的女人。此后的很多年里，我对她的不信任和敌意与日俱增，小朋友之间无心的言语却让我一度对家庭、对周围的环境与人失去了安全感。

当时的我心智尚不健全，虚假的“秘密”听多了就容易信以为真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真的对这个家生出许多的疏离感，甚至还想过要离家寻找自己亲生父母，而家人们似乎在不断向我证实这个关于我身世的悲惨现实——小叔与酒瓶子朝夕相伴，每日醉醺醺的，丝毫不在乎我，父亲娶了后妈后对我也没有以前好，只有奶奶对我好。

随着不安全感的加剧，我对周围人也有了不信任和敌意。很多村里人看到我，有时会不自自然地嘲笑我，并且故意当着我的面，讥讽我的父亲，我的家庭，把我家发生的争吵当成笑话讲，甚至说出很多让我无法接受的话：“发财，你妈说你是捡来的，这个我可以作证，当年你确实是捡来的，你爸都没告诉你吗？”

从那时候起，我们一家人的一点变化都成了村里的笑柄。有些村里的农妇，则看到我就叹气：“这孩子命怎么这么苦？当年他妈死得早，还吃过我的奶……”

这种关怀也被我偏激地认为是一种嘲讽。村里人只要闲来无事，三五成群聚在一起，那我们家就免不了成为新闻中心。

我慢慢变得更加孤僻，我感觉自己就是被人遗弃的另类，没人疼爱没人关心，奶奶虽然尽最大努力维护我，但我却总是和她发脾气，因为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对我好，我宁愿做个孤儿。

因为自卑，平时我很少出门，只要在路上看到村里的大人们，能

躲就躲，躲不过去就低着头快速跑开，我害怕再遭到他们的嘲笑和议论。

我们家也和别人家一样，院子外面有一圈椭圆形栅栏。以前父亲喜欢没事就拾掇自家的小院落。在右边的栅栏旁边种棵梨树，北边那里种棵樱桃。但自从我家院子中间多了一层又高又密实的栅栏后，父亲再无心思拾掇小院，总是在想方设法加固加厚院落中间那隔阂一家人的栅栏，防止继母养的鸡跑奶奶这边。万一被狗咬死，那将爆发一场战争，更要防备奶奶养的家禽不小心窜到继母这边，那继母会绝不留情地一阵乱棍打死，于是，栅栏的每个空隙都成了父亲填堵的对象，但空隙却总也堵不过来，两边的家禽总是试图透过栅栏谈情说爱，它们用嘴喙一次次把栅栏弄破个洞，然后欢天喜地地跑到对面族类中亲密地呱呱叫。但它们不知道，等待它们的命运极其悲惨，一旦继母发现这样大逆不道的畜生，会大声叫骂着追赶它们。它们在被继母抓住赴刑场时候总是大声喊冤叫着，它们不明白为什么和自己一族相聚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有时奶奶也比较极端，遇到擅自窜逃过去的家禽，也会拿着棍子追着家禽打，出口气。

家里这道栅栏彻底把一家人分开了。在继母的规定中，栅栏这边是属于她的私人领地，她不允许奶奶和小叔随便到这边来，有时奶奶过来和爸爸说话或者拿个什么家什用，继母就拿着棍子故意边打着家禽边骂：“你们这群没出息的畜生，没事就瞎撩骚，看又跑过来得瑟了，不要脸的！”继母指桑骂槐地数落，让已经70多岁高龄的奶奶受不了，癫痫复发。

继母和父亲吵架后，常拿我出气。伤害我自尊心，大大刺激我。我变得不再听话，有几次我偷偷跑出去找小伙伴玩玻璃球和片集，任凭继母怎么大喊大骂地找我，我也不回。没想到，继母为了惩罚我的“不听话”，把我在小朋友中引以为傲的全部的玩具和家当都给烧了，包括我的几百个玻璃球，还有辛辛苦苦从小朋友手中一个个赢回来的

片集。我全部的财宝，一下子都被她给烧掉了。

继母的这些举动引起了我对她更深的恨。我一下子变得愤怒起来，只要继母一让我干活，我要么就干脆跑到她找不到的柴火垛里躲着，要么我就跑到奶奶屋里不出来，直到爸爸回来。

后来，我干脆就跑到奶奶那边不再回去。我的“背叛”让继母在和父亲的争吵中底气十足，变成了奶奶对父亲家事的干涉……无奈，父亲只得过来吼我回去，我躲在奶奶身后抱着她的大腿不走。

自从我逃到奶奶这边后，继母每次见到我都咬着牙，瞪着眼，面部表情狰狞，恨不得要吃了我，每次吓得我连头都不敢抬。当时奶奶经常带领我读《圣经》，里面有个和上帝作对的反叛人物“撒旦”，我从那时起就把继母当成撒旦的化身。

父亲看我不回去，就硬过来拉扯我，很少和父亲发火的奶奶立即暴跳如雷：“你娶了媳妇把孩子整成这样，我不能让孙子落在她手里，以后我养自己的孙子！”也许是奶奶固执的话，伤到了父亲，父亲第一次忤逆，也和奶奶大发雷霆：“好，你养，我看你怎么养，以后你俩我都不管！”奶奶更加火冒三丈：“我从小把你们三个娃养这么大，我就养不起我孙子？我养就我养！”父亲没有再回应，摔门而去。

父亲的离去让空气凝滞了很久。奶奶搂着我不说话，我看到奶奶的眼泪在眼圈打转，但坚强的奶奶没有让泪水落下来。晚上，酗酒的叔叔回来后，奶奶等叔叔醒酒，和叔叔说了要把我接过来抚养的决定，叔叔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财儿，你爸不管你，奶奶和叔管你。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，我和你奶就是饿死也不让你挨饿！”

虽然没有了继母的欺负和虐待，但日子却一点都不好过。奶奶和父亲争吵后，父亲赌气真的不再管奶奶和叔叔了。就是想管，要强的奶奶也和父亲较着劲儿，丝毫不会接受父亲的帮助。而叔叔从小就不争气，一有点钱就喝酒。姑姑家里七个孩子都嗷嗷待哺，自身难保，奶奶就独自一个人承担起我们三口之家的吃穿用。

从此，家里的争吵少了，继母牢牢把管着父亲的财权，严格管控

父亲的收入和支出，父亲也听话地把每月收入都如数交给她。

苦难的日子就此来临，奶奶当时也70多岁，拖着年迈多病的身体，带着我，把山坡上撂荒的土地，拾掇种上韭菜、芸豆、茄子等城里人喜欢买的应时蔬菜；秋天成熟时，就叫上当时还没出嫁的三表姐三丫儿、四表姐满桌儿，帮忙收获拉到城里卖，换点零花钱。平时，奶奶就尽最大努力节约过日子，夏秋可种些菜吃还好过些。一到冬天，日子就难熬了。记得那年冬天，奶奶有病，叔叔又一个人跑到山东远房亲戚那里打工去了。叔叔虽然平时喝酒，但对奶奶孝敬，对我也非常好，只要酒醒后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，还是会想办法赚点钱补贴家用，可叔叔的这次远出，让奶奶几乎陷入绝境。我记得奶奶每天早晨给我们熬玉米面子粥喝，有时还要蒸一大锅死面头，嚼着咸菜吃。

死面头，是纯粹用玉米粗粮未经发酵做的干粮，当时农村已经没有人家里吃这个，都几乎拿来喂猪。家家都吃大米和白面，再差点儿的家庭吃两和面干粮，就是玉米面掺和白面。死面头，吃起来难以下咽，经常噎着难受。

奶奶每天都吃死面头，但我却不是。奶奶经常会隔十几天把家里的白面拿出来，用水搅和匀称，给我煎面饼吃。吃面饼对当时的我来说，就像过节。而栅栏那边的继母，像一个女皇般经常故意在院子里吃白面馒头和带肉的菜，我印象最深的是，继母经常买很多水果，站在屋门口，看见我们就故意大口大口地吃。带肉的菜和水果，对农村的人来说，几乎就是奢侈品，只有过年才能见到，但继母天天都吃。

当时我很馋，但心里却没有一点感觉，仇恨进一步在心底升腾。有一次我啃着窝头在院子里吃饭，看到继母在门口吃苹果，我的泪水吧嗒吧嗒往下流，窝头就着咸的泪水咽下。

我的委屈和举动奶奶看在眼里。当晚，奶奶把我拉到身边说：“财儿，你要是觉得跟着奶奶苦，我就跟你爸说，你就过去吧！”奶奶边说边哽咽。我很坚定地咬着牙：“奶奶，我就是吃一辈子窝头也跟

着你!”奶奶跺跺脚，也坚定了语气：“财儿，咱也不眼馋，也不恨别人，日子会好的，咱有上帝看护保佑!”

老家连绵的群山有很多悬崖峭壁，有的像被大巨爪子挠过一样奇形怪状，有的像被雷电齐腰劈开陡峭笔直。悬崖下面往往堆积了很多滚落的石头，而一个很小的石子从百米高空坠落，都可能使人毙命。悬崖上面则有很多松动的岩石土层，人轻易不敢靠近。而映山红却偏偏喜欢长在悬崖峭壁之上，像是有意在和苦难与危险对抗。山里的孩子们，特别喜欢在早春万物孕育的时节，去大山里采撷映山红的蓓蕾。往往采回来插到水里不到几天，就会绽放出鲜艳粉红的花朵，香气宜人。

村里的大人是不让孩子冒险采映山红的。但，它那迷人的傲骨身姿和荡漾深山的花香，使我经常一个人跑到大山深处、悬崖峭壁间采撷映山红，危险是可想而知。有几次，我去采摘悬崖最上方的几株映山红，小心翼翼地左手攀着树枝，右手去采摘，可还差那么一点点距离，我干脆用三个指头钩着树枝，身体大幅倾斜在悬崖边上，最终，把鲜艳的映山红采到手。捧着一大捧映山红从山上下来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得胜将军，村里的孩子们就会围着我，这个要一株那个要一株。奶奶看我捧回一大束的映山红，狠狠数落一番：“财儿，你不要命了啊，以后不许再去了!”但每年春天我都还会去，直到有一年，奶奶在秋天的时候竟然把几棵映山红树挖回来栽到了院子里，我就再也没有去过。

奶奶出生于民国初期，是村里唯一裹脚的女人，那时裹脚是女人忠贞和合格妻子的象征。作为大家闺秀的奶奶必不可少地也被裹足。但奶奶却经常抱怨自己的小脚，痛批封建礼教，说她的母亲当时在她还不懂事的时候，就用裹脚布硬生生地把她的脚裹起来。等她懂事的时候，一双好好的脚裹成这样，走路不方便，干农活不方便，还经常疼。我小时候对奶奶的脚很好奇，经常趁奶奶洗脚的时候观察，奶奶的“三寸金莲”除大脚趾正常外，其他四个脚趾关节都向脚掌弯曲，

高高胖胖的，很像刚出土的红薯。

小脚的奶奶走路也很有特点：因前脚掌几乎丧失了功能，只能用脚后跟着力，走起路来身体略微前倾，一翘一翘俨如踩高跷。而且，每走一段时间，就必须歇息一阵，不然脚就会肿胀。至今，我一直无法得知，灵巧的我从悬崖上采摘映山红都很困难，小脚的奶奶是如何做到从悬崖峭壁上把映山红连根刨出。

一般的小脚女人为了走路更快更平稳，经常佝偻腰，身体成弓字形。但奶奶却从来不那么样，奶奶走路总是挺直腰板，高昂着头，更是从来不用拐杖。但奶奶的小脚当时还是被村里人嘲笑。信仰虔诚的奶奶全然不顾这些，每周都要步行十多里地，带着我到市里的基督教堂做礼拜，往往走着去走着回。而我每次和奶奶在一起走路时，都不和她一起走。要么，我提前跑远远的在前面走；要么，就和奶奶保持很远的距离跟在后面。奶奶对此很不解：“财儿，你是不是觉得和奶奶一起走丢人啊，嫌奶奶老了？”面对奶奶的质问，我只是低着头不说话。

其实，我和奶奶保持距离，是为了掩饰和奶奶生活在一起。那样，我在别人面前就不是被父母遗弃不要的孩子。我明明知道村里人没有不知道实情的，可幼小的心灵却在努力挽回脆弱的自尊心。有时，小伙伴在外面喊我出去玩，我也总是故意越过栅栏，从爸爸的院门走出来。玩累了回家的时候，每到家门口，我总要四处张望下，如果远远地看到有人走过来，就不着急进家门，在门口的草地上逡巡一阵，等人走远了，赶紧快步推开奶奶的家门，钻进去。

后来，父亲为了缓和家庭的关系，也觉得我不和继母一起生活反而会缓和家庭矛盾，于是，家庭成员之间达成了共识：我在奶奶这边吃住，上学等其他费用由父亲负担。虽然我和奶奶生活在一起，但父亲还是强烈要求我到父亲那边吃饭。可每次吃饭的时候，继母只拿两双筷子，从来都是让我自己拿筷子，说是锻炼我。我觉得自己是局外人。